

古今诗文精品丛书

当代散文鉴赏[®]

Dangdai Sanwen Jianshang

朱士钊 编

珍藏本



◆ 情景交融

◆ 立意深刻

◆ 格调高雅

◆ 意境深邃

新疆人民出版社

当代散文鉴赏

Dangdai Sanwen Jianshang

①

朱士创 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散文鉴赏/朱士钊编.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3. 7

(古今诗文精品丛书)

ISBN 7-228-08164-1

I. 当… II. 朱… III. 散文—文学欣赏—中国—当代 IV. I207.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57016 号

责任编辑:丁璇

责任校对:郑军

责任设计:黄浩

出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编 830001

发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印刷 武汉市峰迪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张 120

字数 1200 千字

版次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2004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5001—8000 册

ISBN 7-228-08164-1

定价:29.5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

篇 目 表

黄 裳	在斜塔下·····	65
秦淮拾梦记·····	1	菡 子
张秀亚	黄山小记·····	72
杏黄月·····	9	何 为
罗 兰	第二次考试·····	79
那南风吹来清凉·····	15	峻 青
陈之藩	秋色赋·····	85
哲学家皇帝·····	22	林斤澜
魏 巍	盆 景·····	93
依依惜别的深情·····	27	杜黎均
我的老师·····	37	诗的春天 春天
柯 蓝	的诗·····	98
写在贝壳上的诗·····	42	艾 雯
汪曾祺	又见天香第一枝 ·····	104
葡萄月令·····	52	袁 鹰
柳 杞	筏 子 ·····	111
夫妻船·····	60	柳 嘉
穆 青	野性的林 ·····	115

子 敏	缝纫鸟	205	
中国的月亮	120	凤 章	
萧 白	水港桥畔	211	
响在心中的水声	125	严 阵	
陈香梅	水 仙	219	
零乱茶烟	133	邓友梅	
夏 菁	访柳泉杂记	228	
落基山下	138	赵大年	
公孙燕	看 绿	234	
风雨居别记	145	陈丹晨	
李若冰	黑石礁	241	
昆仑飞瀑	151	谢 璞	
聂华苓	呼 唤	246	
寄母亲	159	戴砚田	
王鼎钧	我与大海	253	
那 树	167	颜元叔	
宗 璞	荷塘风起	260	
紫藤萝瀑布	173	懒猫百态	265
余光中	郭 枫		
沙田山居	177	老家的树	272
听听那冷雨	183	空山鸟语	285
张拓芜	司马中原		
佐茶的鱼	193	如歌的行板	290
黑 瑛	黄象田		
谁解造物心	197	雀 墩	296
玛拉沁夫	王 蒙		

凝 思	304	张 洁	
落 叶	312	梦	351
金 马		拣麦穗	355
蝼蚁壮歌	315	苏叔阳	
阎豫昌		春天的梦	360
在一条消失的河流		琼 瑶	
源头	320	山的呼唤	365
林 希		尧山壁	
石缝间的生命	327	母亲的河	370
郭建英		李欧梵	
秋 潮	332	美国的“中国城” ...	379
朱星鹤		陈天岚	
坐对一山青	339	梦中偷情	391
吴泰昌		杨羽仪	
徽州道上	346	水乡茶居	396

黄裳

黄裳（1919— ），山东人，作家，著作有散文集《榆下说书》、《花步集》、《过去的足迹》、《晚春的行旅》、《银鱼集》、《金陵王记》、《锦帆集》等。

秦淮拾梦记

在住处安顿下来，主人留下一张南京地图，嘱咐我好好休息一下就离开了。遵命躺在床上，可是无论如何也睡不着。只好打开地图来看，一面计划着游程。后来终于躺不住，索性走出去。

在珠江路口跳上电车，只一站就是新街口。这个闹市中心对我来说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新建的市楼吞没了旧时仅有的几幢“洋楼”。三十年前，按照我的记忆，这地方就像被敲掉了满口牙齿的赤裸的牙床，只新装了一两颗“金牙”，此外就全是残留着参差断根的豁口。通往夫子庙的大路一眼望不到底，似乎可以一直看到秦淮河。

在地图上很容易就找到了在附近的羊皮巷和户部街。

三十三年以前，报社的办事处就设在户部街上。这真是一个可怜的办事处，在十来亩大小的院落里，零落地放着许多大缸，原来这是一个酱园的作坊。前面有一排房子，办事处借用了两间斗室，睡觉、办公、写稿都在这里。门口也没有挂什么招牌，在当时这倒不失为一种聪明的措置。

我就在这里紧张而又悠闲地生活过一段日子，也并没有

什么不满足，特别是从《白下琐言》等书里发现，这里曾经有过一座“小虹桥”是南唐故宫遗址所在，什么澄心堂、瑶光殿都在这附近时，就更产生了一种虚幻的满足。这就是李后主曾经与大周后、小周后演出过多少恋爱悲喜剧的地方；也是他醉生梦死地写下许多流传至今的歌词的地方；他后来被樊若水所卖，被俘北去，仓皇辞庙、挥泪对宫娥之际，应当也曾在这座桥上走过。在我的记忆里，户部街西面的洪武路，也就是卢妃巷的南面有一条小河，河上是一座桥，河身只剩下一潭深黑色的淤泥，桥身下半也已埋在土里，桥背与街面几乎已经拉平。这座可怜的桥不知是否就是当年“小虹桥”的遗蜕。

三十年前的旧梦依然保留着昔日的温馨。这条小街曾经是很热闹的，每当华灯初上，街上就充满了熙攘的人声，还飘荡着过往的黄包车清脆的铃声，小吃店里的小笼包子正好开笼，咸水鸭肥白的躯体就挂在案头。一直到夜深，人声也不会完全萧寂。在夜半一点前后，工作结束放下电话时，还能听到街上叫卖夜宵云吞和卤煮鸡蛋的声音，这时我就走出去，从小贩手中换取一些温暖……总之，我已完全忽视并忘却这条可以代表南京市内陋巷风格而无愧的小巷的种种，高低不平的路面，从路边菜圃一直延伸过来的沟渠，污水面上还满覆了浮萍。雨后，路上就到处布满了一个个小水潭……

这一切，今天是大大变化了，但有的却没有什麼变化。那个酱园作坊的大院子，不用说，是没有找到。户部街的两侧，已经新建了许多工厂、机关……再也没有了那样的空地。但街面依旧像当年一样逼仄。这时正在翻修下水道，路面中间挖起了一条深沟。人们只能在沟边的泥水塘中跳来跳

去，要这样一直走到杨公井，寻找旧居的企图是失败了，但这跳来跳去的经验倒还与当年无异。

还是到秦淮河畔去看看吧。

在建康路下车，走过去就是贡院西街，我走来走去找了许多，也没有找到那座已经成为夫子庙标记的亭子。但我毫不怀疑，那拥挤的人群，繁盛的市场，那种特有的气氛，是只有夫子庙才会有的。晚明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提到这一带时说：“百货聚焉”、“市魁狙侏，千百嘈哄其中”。这样的气氛，依然保留了下来，但社会的性质完全改变了，一切自然也与过去不同。

与三十年前相比，黄包车、稀饭摊子、草药铺、测字摊、穿了长衫走来走去的人们都不见了；现在这里是各种类型的百货店、饮食店……还有挂了招牌，出售每斤九角一分的河蟹的小铺，和为一个热闹的市井所不可少的一切店铺，甚至在路边我还发现了一个旧书摊。

穿过街去，就到了著名的秦淮。河边有一排精巧的石栏，有许多老人都在石栏上闲坐，栏杆表面发着油亮的光泽，就像出土的古玉。地上放着一排排鸟笼子。过去对河挂了“六朝小吃馆”店招的地方，现在是一色新修的围墙。走近去凭栏一望，不禁吃了一惊。秦淮河还是那么浅，甚至更浅了，记忆中惨绿的河水现在变成了暗红，散发出来的气味好像也与从前不同了。

在文德桥侧边是新建的“白鹭洲菜场”。卡车正停在门口卸货。过桥就是钞库街，在一个堆了煤块的曲折的小弄墙角，挂着一块白地红字搪瓷路牌，上面写着“乌衣巷”。这时已是下午四时，巷口是一片照得人眼睛发花的火红的夕

阳。

乌衣巷是一条曲折的小巷，不用说汽车，脚踏车在这里也只能慢慢地穿过，巷里的人家屋宇还保留着古老的面貌，偶然也能看到小小的院落、花木，但王谢家族那样的第宅是连影子也没有，自然也不会看到什么燕子。

巷子后半路面放宽了，两侧的建筑也整齐起来。笔直穿出去就是白鹭洲公园，但却紧紧地闭着铁门。向一位老人请教，才知道要走到小石坝街的前门才能进去。我顺便又向他探问了一些秦淮河畔的变迁，老人的兴致很好，热情地向我推荐了能吃到可口的蟹粉包子和干丝的地方，但也时时流露出一种惆怅的颜色，当我告诉他三十多年前曾来过这里时，老人睁大了眼睛，“噢，噢，变了，变了。”他指引给我走到小石坝街去的方向，我道了谢，走开去，找到了正门，踏进了白鹭洲公园。

这是一处完全和旧有印象不同了了的园林。一切都是新的，包括了草地、新植的树木和水泥制作的仿古亭台。干净、安谧，空阔甚至清冷。我找了一个临水的地方坐下，眼前是夕阳影里的钟山和一排城堞。我搜寻着过去的记忆，记得这里有着一堵败落的白垩围墙，嵌着四字篆书“东园故址”的砖雕门额，后面是几株枯树，树上吊着一个老鸦窠。这样荒凉破败的一座“东园”，今天是完全变了。

园里虽然有相当宽阔的水面，但这地方并非当年李白所说的白鹭洲。几十年前，一个聪明的商人在破败的“东园”遗址开了一个茶馆，借用了这个美丽的名字，还曾请名人撰写过一块碑记。碑上记下了得名的由来，也并未掩饰历史的真相，应该还要算是老实的。

在一处经过重新修缮彩绘的曲槛回廊后面，正举行着菊展，菊花都安置在过去的老屋里，这时暮色已经袭来，看不真切了。名种的菊花错落陈列在架上、地上，但盆上并没有标出花的名色。像“玄凤”、“青鸾”、“玉搔头”、“紫雪窝”这样的名色，一个都不见。这就使我有些失望。我不懂赏花、正如也不懂读画一样。看画时兴趣只在题跋，看花就必然注意名色。从花房里走出，无意中却在门口发现了那块“东园故址”的旧额，真是如逢旧识。不过看得出来，这是被捶碎以后重新镶拼起来的。面上还涂了一层白粉。即使如此，我还是非常满意。整个白鹭洲公园，此外再没有一块旧题、匾对、碑碣……这是一座风格大半西化了的园林，却恰恰坐落在秦淮河上。

坐在生意兴旺的有名的店里吃着著名的蟹粉小笼包饺和干丝，味道确实不坏。干丝上面还铺着一层切得细细的嫩黄姜丝。这是在副食品刚刚调整了价格之后，但生意似乎并未受到怎样的影响。一位老人匆匆走进来和我同坐，他本意是来吃干丝的，不巧卖完了，只好改叫了一碗面。他对我说：“调整了价格，生意还是这么好。不过干丝是素的，每碗也提高了五分钱，这是没有道理的。”我想，他的意见不错。

杂七搭八地和老人谈话，顺便也向他打听这里的情形，经过他的指点，才知道过去南京著名的一些酒家，六华春、太平洋……就曾开设在窗外的一条街上，我从窗口张望了一下，黝黑的一片，什么也看不见。我记起三十多年前曾在六华春举行过一次“盛宴”，邀请了南京电话局长途台的全体女接线员，请求她们协助，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干扰，使我每晚打出的新闻专电畅通无阻的旧事，这些年青女孩子叽叽

喳喳的笑语，她们一口就答应下来的爽朗、干脆的姿态，这一切都好像正在目前。

自公元三世纪以来，南京曾经是八个王朝的首都。宫廷政治中心一直在城市的北部、中部。城南一带则是主要的平民生活区。像乌衣巷，曾是豪族的住宅区，不过后来败落了，秦淮河的两岸变成了市民经济和文化生活的中心。明代后期这种发展趋势尤为显著，形成商业中心的各行各业，百工货物，几乎都集中在这里。繁复的文化娱乐活动也随之发展。这里既是王公贵族、官僚地主享乐的地方，也是老百姓游息的场所。不过人们记得的只是写进《板桥杂记》、《桃花扇》里的场景，对普通市民和社会下层的状况则所知甚少，其实他们的存在倒是更为重要的，是全部的基础。曾国藩在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以后，第一件紧急措施就是恢复秦淮的画舫。他不再顾及“理学名臣”的招牌，只想在娼女身上重新找回封建末世的繁荣，动机和手段都是清清楚楚的。

穿着高贵的黑色华服的王谢子弟，早已从历史的屏幕上消失了；披了白袷春衫的明末的贵公子，也只能在旧剧舞台上看见他们的影子，今天在秦淮河畔摩肩擦背地走着的只是那些“寻常百姓”，过去如此，今后也仍将如此。不同的是今天的“寻常百姓”已经不是千多年来一直被压迫、被侮辱损害的一群了。

从饭店里出来，走到街上，突然被刚散场的电影院里涌出的人群裹住，几乎移动不得，就这样一路被推送到车站，被送进了候车的人群。天已经完全昏黑了，我站在车站上寻思，在三十年以后我重访了秦淮，没有了河房，没有了画舫，没有了茶楼，也没有了“桨声灯影”，这一切似乎都

理所当然地成了历史的陈迹。可是我们应该怎样更好地安排人民的休息、娱乐和文化生活呢？人们爱这个地方，爱这个祖祖辈辈的“游钓之地”。我们应该怎样来满足人民炽热的愿望呢？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日

【鉴赏】 《秦淮拾梦记》是一篇于散淡中饱涵意蕴的散文作品。

作者通过对南京这座历史名城的重访，表达了复杂而深挚的情感。对历史遗迹的深沉缅怀，对今昔变迁的无限感慨，对历史故都文化建设的认真思考……大跨度的历史空间，大重量的感情积淀，处理不好将使文字滞重而罗嗦，然而在老作家的笔下却似信手拈来、自然流出。对三十年前旧居的记忆，自然地涉及到南唐故宫的遗址，随手带出李后主荒淫误国的历史教训；对秦淮河畔的重访，又轻松地牵出“乌衣巷”、“白鹭洲”、“东园故址”、“秦淮桨声”……三十年的变迁，一千六百年的感怀，纵横交织，自由呈现。但稍为仔细的读者还是可以发现，作家在历史与现实的感怀中，其流动的情感并不轻松，那看似疏淡的行文走笔，总是载负着深沉的感慨，这大概正是大手笔的风范。

文章布局上的参差错落、疏密有致令人叹为观止。题为“秦淮拾梦”，却并非有梦即拾，而是对未拾和将拾的旧梦做着精心的选择。自公元三世纪以来的八代故都，可拾的旧梦实在太多，而乌衣巷与秦淮河似乎非拾不可。通过乌衣巷使人自然想起刘禹锡的名句：“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古代诗人从豪

门贵族的兴衰中，有感于世事的多变，不无哲理之思，而对寻常百姓寄与的同情，更触发了老作家黄裳先生的感慨，于是自然而然地生发出对“寻常百姓”生活需要的见解。通过秦淮河，又可使人想起杜牧的《泊秦淮》：“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由杜牧的诗而勾联出历史上两位后主和南宋、南明以及曾国藩恢复秦淮画舫等若干遗迹，加上当地老者的指点，典籍、野史的佐证，虚虚实实，相掩成趣。在各种回忆镜头中，当今与历史的迭印，虚幻与真实的辉映，记叙与抒怀的交织，构成了参差错落，斑斑驳驳的水墨长卷，读之如漫步长廊、画舫、深园、曲池，有景随步移、曲径通幽之妙。

文章虽文字琐细，却底蕴丰厚，既不矫情，又不矜持，感情十分深挚而殷实，显露出老作家敦厚深宛的独特风格。在我们这个历史悠久、文化丰厚的国度里，“怀旧”是人之常情，但旧物毕竟已成既往，在蜕变中衰微，寻觅拾掇故梦，完全是为了当今。所以，作者尽管怀想那些既往的旧梦，但拾得它时，却不能全身心地拥抱，更没有生死契阔般的缠绵，而是始终与之保持着恰当的距离，特别对旧时的梦魇，则时时加以批评，使之在同当今的对照中，令人产生“沧海桑田”、“换了人间”的感受。着眼点始终落在当今的老作家，他的笔还来不及一一记取旧梦的时候，其兴致早被升腾起的新梦所压倒，这就是他企盼着为寻常百姓描绘出一个生生不息的乐园，体现出老作家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情感。

张秀亚

张秀亚（1919— ），女，别名陈蓝、亚蓝、心井，河北沧县人。著有散文集《三色堇》、《牧羊女》、《北窗下》、《水仙辞》、《石竹花的沉思》、《湖水·秋灯》、《白鸽·紫丁花》、小说集《七弦琴》，诗集《秋池畔》等。

杏 黄 月

杏黄色的月亮在天边努力地爬行着，企望着攀登树梢，有着孩童般可爱的神情。

空气是炙热的，透过了纱窗，这个绿色的罩子，室中储蓄了一天的热气犹未散尽，电扇徒劳地转动着。桌上玻璃缸中的热带鱼，活泼轻盈地穿行于纤细碧绿的水藻间，鳞片上闪着耀目的银光，这是这屋子中唯一出色的点缀了。这还是一个孩子送来的，他的脸上闪烁着青春的光彩，将这一缸热带鱼放在桌子上：

“送给你吧！也许这个可以为你解解闷！”

鱼鳞上的银光，在暮色中闪闪明灭。她想，那不是像人生的希望吗？闪烁一阵子，然后黯然而了，接着又是一阵闪光……但谁又能说这些细碎的光片，能在人们的眼前闪耀多久呢？

杏黄月渐渐的爬到墙上尺许之处了。淡淡的光辉照进了屋子。屋子中的暗影挪移开一些，使那冷冷的月光进来。

门外街上的人声开始嘈杂起来，到户外乘凉的人渐渐地

多了。更有一些人涌向街口及更远的通衢大道上去。他们的语声像是起泡沫的沸水，而隔了窗子，那些“散点”的图案式的人影，也像一些泡沫：大的泡沫，小的泡沫，一些映着月光的银色泡沫，一些隐在黝暗中的黑色泡沫，时而互相地推挤着，时而又分散开了；有的忽然变大了，闪着亮光；有的忽然消灭了，无处追寻。

忽然有个尖锐而带几分娇慵的声音说：

“月亮好大啊，快照到我们的头顶上了。”

接着是一阵伴奏的笑声，苍老的，悲凉的，以及稚气的，近乎疯狂的：

“你怕月亮吗？”

玻璃缸中的热带鱼都游到水草最密的方向去了。

街上的嘈杂的人语声欢笑声，暂时沉寂了下来。

谁家有人在练习吹箫，永远是那低咽的声音，重复着，重复着，再也激扬不起来了。

月亮也似仍在原来的地方徘徊着，光的羽翼在到处扑飞。

门外像有停车的声音，像是有人走到门边……她屏止了呼吸倾听着。

那只是她耳朵的错觉，没有车子停下来，也没有人来到门前，来的，只有那渐渐逼近的月光。

月光又更亮了一些，杏黄色的，像当年她穿的那件衫子，藏放在箱底多久了呢？她已记不清了。

没有开灯，趁着月光她又将桌子上的那封老同学的信读了一遍。末了，她的眼光落在画着星芒的那一句上：

“我最近也许会在你住的地方路过，如果有空也许会去

看看你。”

也许……也许……她脸上的笑容，只一现就闪过去了，像那些热带鱼的鳞片，倏忽一闪，就被水草遮蔽住了。

水草！是的，她觉得心上在生着丛密的水草，把她心中那点闪光的鳞片，那点希望都遮住了。

她快快的将信叠起，塞在抽屉底一些旧信中间。

那低咽的箫声又传来了，幽幽的，如同一只到处漫游的光焰微弱的萤虫飞到她的心中，她要将它捕捉住……对，她已将它捕捉住了，那声音一直在她的心底颤动着，且萤虫似的发着微亮。

她像是回到了往日，她着了那件杏黄的衫子轻快地在校园里散步，一切像都是闪着光，没有水草，……是的，一切都是明快朗丽的。没有水草在通明的水面上散布暗影，年轻的热带鱼们在快活地穿行着，于新鲜的清凉的水里，耳边，窗外、街头没有嘈杂的声音传来。那些女孩子们说活的时候，也没有这么多的“也许，也许”，她们只是写意地在那园子里走着，欣赏着白色花架上的茑萝，一点一点儿的嫣红的小花：“像是逸乐，又像是死亡”。她记得她们中间有一个当时如是说。那是向着那盛开的茑萝，向着七月的盛夏说的，其实什么是逸乐什么是死亡，她那时根本不了解，也因为如此，觉着很神秘，很美。她想，她永远不会了解前一个名词的意义了。

她睁开眼睛，又大又圆的月亮正自窗外向她笑着，为她加上了一件杏黄的衫子，她轻轻地转侧：

“一件永不褪色的衫子啊。”

月光照着桌子上的玻璃鱼缸，里面的热带鱼凝然不动，